



■龚玉和

我的父亲龚文干（1918~2010）在杭州安吉路的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了三十多年，他与从民国走来的著名电影演员蒋天流（1921~2012）有过一段至为真挚的故事。

蒋天流，上世纪40年代初考入“上海剧艺社”，后进入文华影片公司，她主演过《母与子》、《太太万岁》等片。解放后，又在《我们夫妻之间》（倩赵丹主演）、《为孩子们祝福》《护士日记》《枯木逢春》《南方来信》等影片中担任角色。其中，最有影响的影片是由张爱玲编剧、李培林（桑弧）执导的喜剧片《太太万岁》，为其从话剧舞台成功地向银幕转型的经典代表作，轰动上海滩。

蒋天流与父亲结缘，是因为他们同是江苏太仓县三家市人。听父亲说，我的爷爷龚家姬是太仓县立中学的教务长，蒋天流父亲则是这所学校的国文教员，由于双方长辈的关系，他们从小就认识。多少年过去了，父亲与蒋阿姨各自男婚女嫁，不过，两个人仍旧保持着童年时的纯真友谊，相互有书信往来，每到圣诞节或春节，互致贺卡。

1958年，父亲被错划为“右派”，下放农村劳动。在那些日子里，他们仍有音讯联系。父亲为人忠厚，心怀坦荡，在待人接物上，从不隐瞒什么，因此，他们往来的信件、贺卡等，母亲都是知道的，而且，彼此常常拿此事开玩笑。令人印象至深的一件事，莫过于1976年夏天，蒋阿姨到杭州来探望我们全家人。

当时，文革运动已经进入后期，国家的整体形势比起文革极端时期略为松动一些，不过，我们一家的处境依然不妙，父亲是一个“摘帽右派”，当时算是一个“有历史问题而内教使用”的人，而母亲



# 父亲与蒋天流的故事

也是“右派”。我们全家挤在一个“筒子间”里，别的住房则被“革命群众”占据了，因为他们负有“监督资产阶级右派分子”的特殊任务，要定期向居民区治保主任汇报区内“七类分子”（地富反坏右黑资）的一言一行、往来亲友等。

在那个时期，“旧知识分子”的亲朋好友之间，相互不敢往来，惟恐受到牵连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蒋阿姨竟然跑到杭州来探望我们一家人了。

那时，我作为知青就下乡插队落户了，在一所乡村小学当民办教师。蒋阿姨来我家时，我刚好学校放假回杭州，不期而遇，见到了蒋阿姨。

她的言谈举止令人印象至深，虽说那时是文革中较为宽松的时期，但是，住在我家隔壁的“革命群众”依然绷紧了神经：这个右派分子的家理居然会来一个客人。小孩子“革命群众”便当面对她（蒋天流）说：“这户人家是右派分子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你还要与他们往来？！”

傍晚，居民区、派出所果然就来查户口，向我们家指出，按规矩，外来人员一定要登记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文革时，对于“受到冲击”的人家，人们怕受到牵连，避之惟恐不及，而蒋阿姨居然处之泰然。她到我们家，父母一如既往，陪蒋阿姨到西湖游览，还留下了几张至为珍贵的照片（图）。

父亲告诉我，蒋阿姨是上海早期有名的演员，演过《云裳霓》、《圆谎记》、

《家》等，尤其是抗战胜利以后，以一个《太太万岁》的活剧而红遍大上海。

我没有看过这个戏，父亲便说，《太太万岁》讲的一个浪荡公子娶了一位贤慧的妻子，妻子帮助丈夫成就了事业，末料，先生有钱了以后，却到外面花天酒地，花光了所有的积蓄，又回到了妻子身边；太太无怨无悔，再次帮助先生重整旗鼓，丈夫终于从贤妻那里获得了感悟，学会了做一个好丈夫了。蒋阿姨在戏中就是扮演那个贤慧妻子，惟妙惟肖，她的演出，感动了一代上海市民，也成为时人街头巷尾谈话资料。

在蒋阿姨与父母的交谈中，母亲不由自主地谈到蒋阿姨当年演过的角色。母亲眉飞色舞，如数家珍，令蒋阿姨大感意外，因为当时的人只要说到“毒草影片”，个个噤若寒蝉，蒋阿姨便说道：“你怎么会知道得那么清楚？我都快忘掉这些事情了。”

从这些谈话中可以窥探到，父母与蒋阿姨虽然分开在不同城市，但是，他们相互依然关心着对方。至于说，有蒋阿姨扮演角色的一些影片，例如，《大李、老李与小李》、《枯木逢春》等，他们更是津津乐道，眷念怀旧之念无名而起。

每每谈到上海老电影，尤其聊到50年代初，她与赵丹合作的电影《我们夫妻之间》的许多细节，以及这个影片后来的遭遇，失落与感慨油然而生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他们之间仿佛有默契，对于那些成为政治运动中

的“毒草”，常常轻描淡写，或避而不谈。

父母与蒋阿姨说起在反右与文革运动中的遭遇时，蒋阿姨总是不无同情地安慰说，上海电影制片厂在历次运动当中，许多剧作家与演员的情况也差不多。

对当时正在上演的电影《难忘的战斗》等影片，蒋阿姨说了不少幕后的情节。她说，达式常在上海平安大戏院外被热情的观众认出，挤得水泄不通。这令她不由想起当年自己演《太太万岁》时的热闹场景，感怀之情溢于言表。

1980年，父母的“右派分子问题”均获得改正。“落实政策”以后，母亲第一个通知的人就是蒋阿姨了。蒋阿姨很快给父母写了回信，说道：“龚老爷是个好人，忠厚老实，我早就知道，他的冤案总有一天会改正的。”蒋阿姨依然按小时叫法，称父亲为“龚老爷”。

上世纪80年代以后，蒋阿姨又有几次来到杭州，见到了父母，可说劫后余生，感慨万千。一直到父亲去世前的一两年，他们之间仍然有书信往来。

每当我见到父母当年与她一起拍的那些照片，就会无名生出许多感慨。一代知识分子的情感，如此的真诚，如此的坦诚，有些话，彼此间不用说，就能心领神会。

2015年3月7日  
 责任编辑：雷虹 E-mail:alan0104@163.com 电话:88852349

3

## 隋文帝：当“耙耳朵”也不是没好处

■周礼

据《隋书》记载，隋文帝杨坚十分惧内。有一次，他悄悄临幸了尉迟迥的孙女，被皇后独孤伽罗获悉后，立马派人把那小女棍打至死，一点也不给隋文帝面子。隋文帝得知心上人被杀，无比悲愤，但又不敢在独孤伽罗面前发作，只能离家出走，自己发泄一通：“单骑从苑中而出，不由径路，入山谷间二十余里”，并长声唉叹，“朕贵为天子，却不得自由！”怕老婆怕到如此程度，隋文帝可谓千古第一人。

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可隋文帝为何偏偏惧怕一弱女子呢？

常言道：女子要想在家中有地位，必须娘家有人。独孤伽罗的娘家可不是一般的“有人”，父亲是北周大司马独孤信，也是杨坚父亲的顶头上司，掌握着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兵马大权；而独孤伽罗的姐姐则是周明帝的皇后，其家世之显赫，在当时无与伦比。即便后来杨坚当了皇帝，朝中大臣也有不少人是独孤信的部下和家臣，比如，著名的大宰相高颎。面对这样一个有靠山的老婆，杨坚只能忍气吞声。

而独孤伽罗本人，她生性聪慧，学识渊博，通达古今，性格刚强果断，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。在杨坚成就帝业的路上，独孤伽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公元580年，周宣帝病逝，关键时刻，独孤伽罗挺身而出，亲自进宫，要求女儿杨丽华（宣帝之后）下诏招小皇帝的外公入朝，督办内外军事，以大丞相的身份辅政。当晚，独孤伽罗还派人给杨坚送信说：“大事已然，骑驴之势，必不得下，勉之！”同时，在帮助杨坚剿灭尉迟迥最大的隐患时，独孤伽罗不惜动用了自己家族的一切力量来控制局面。可以说，隋朝的江山有一半是独孤伽罗的功劳。对于这样一个美丽智慧的老婆，文帝除了宠爱和敬畏外，还能做什么呢？

文帝怕老婆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他曾向独孤伽罗许下诺言：“誓无异生之子”，平生只爱她一人。因为这个

承诺，文帝不得不答应独孤伽罗，废除三妃六嫔制，与独孤伽罗一夫一妻长达40年余。这在中国封建王朝是绝无仅有的。到了晚年，虽然文帝有些心猿意马，但无奈自己的短处拿在老婆手里，他也只能打落了牙往肚里吞。

文帝除了畏惧老婆外，恐怕还有爱的成分。在文帝的眼里，独孤伽罗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女人，尽管她有极强的妒嫉心，但她的身上也有着许多别人没有的魅力。独孤伽罗十四岁就嫁给了杨坚，她处处以身作则，严于律己，尊敬长辈，柔顺恭孝。文帝上朝时，她与帝同辇而起，至闾乃止。退朝之后，她与文帝又一起回宫，“同返燕寝，相顾欣然。”不仅如此，在生活起居方面，独孤伽罗不尚华丽，力求节俭，在她的寝宫内，几乎找不到一件多余的服饰，更为难得的是，她还将买珠宝的钱用来犒赏将士；在家庭生活方面，独孤伽罗除努力尽好妻子的本分外，还严格要求子女，培养他们治理国家的能力；同时，她还公私分明，抑制外戚，曾将触犯国家法律的表兄崔长仁处死。

仁寿二年，独孤伽罗驾崩，压抑了几十年的文帝终于得以解脱，开始纵情于酒色，但他仅仅逍遥了两年，就将自己的小命玩完了。临死之前，他悔恨交加地对左右说：“假使皇后在，吾不及此！”看来即便是皇帝，也需要有一个女人管着，当“耙耳朵”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。



独孤伽罗网络画像

■魏斌

有啥能让一名业已受到伤害的女子断绝对丈夫所有的幻想？善良女子汪兴蓉在惨遭丈夫第一次的杀“死”之后，依然没能挡住对丈夫的“爱”，当她“死”里逃生，再一次千里迢迢与丈夫异乡重逢后，终没能躲过一劫，被丈夫杀害。

2013年发生在温州的这起凶杀案，历经两年，日前终于尘埃落定：此案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，维持了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杀人犯蔡勇的死刑判决。

### 出租屋血案惊心

2013年3月15日，家住浙江温州市的谢嘉盛和妻子徐晓兰的心情有些不爽，租住他们家出租房（鹿城区仰义街道涂上路）的房客蔡勇，从2013年1月中旬起，一而再地给他们来电话说要延期交付房租，如今两个月都过去了，他们夫妇都没见到蔡勇的人影！

这天，他们夫妇决定亲自登门催要，可来到房前使劲敲门时，却发现屋里无人！夫妇俩一气之下喊来开锁匠，可撬开房门的刹那，一股恶臭扑鼻而来。谢嘉盛掩面进去查看，顿时吓得魂飞魄散，屋内一片血腥，一名女子惨死在床，而且早已死亡多时。

谢嘉盛赶紧报警。10分钟后，温州市鹿城区公安分局刑警赶至现场，经法医鉴定，死者为女性，颈部前一横形创口，胸腔内气管及食管完全离断，左侧颈动脉及颈内静脉完全离开，导致大失血而死亡。经现场勘查，凶行者应是蔡勇无疑，他不仅在死者的手臂上写下“我会来找你的”、“那个世界不会有欺骗背叛”等字样，还明目张胆在现场墙面上写下“死者汪兴蓉，杀人者蔡勇”字样！

从现场起获的证件证明，死者确为蔡勇的妻子汪兴蓉。鉴于案件的恶劣程度，刑警迅速展开对凶手的缉捕行动。2013年3月20日下午，蔡勇在老家云南彝良县被鹿城区警方抓获。身份证显示，蔡勇生于1986年10月，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人。而在被控制的前一天，他持刀自杀过，但最终自伤而没有死成。

鹿城分局刑警将蔡勇带回温州



# 错爱

突审，蔡勇痛哭流涕地交了自己杀人的来龙去脉——

蔡勇为温州一家仓库管理员。2013年1月3日，他和从老家前来的温州的妻子汪兴蓉相聚。孰料，来后不久，蔡勇发现在一家鞋厂上班的妻子与一个名叫蔡超的工友关系暧昧。见妻子背叛自己，他心如刀割。1月10日，咽不下这口屈辱之气的他偷偷把蔡超约到仰义前京菜场，并用啤酒瓶砸破了蔡超的头，他由此被人骂为神经病。打完架后，蔡勇感觉心中的闷气没有出尽，于1月11日下午在租住地和汪兴蓉再度争吵，汪兴蓉不仅骂他胡乱猜疑，还拿垃圾桶砸他！他当时很生气，就一人走出房间蹲在二楼楼梯口，想到妻子的欺骗，他极度不甘心，这时刚好抬头看到出租房公共灶台上放着一把菜刀，心想既然不能在一起就一起死好了，于是他就拿了菜刀藏在身后回到房间，见汪兴蓉坐在床上漠视自己，他冲到她前面右手拿刀朝汪兴蓉脖子使劲地挥了过去……

事实是不是如蔡勇所讲？大家纷纷向警方证实，一切源于蔡勇的胡乱猜疑和心胸狭窄！

### 死者之前还“死”过一次

处理汪兴蓉后事时，鹿城警方竟然从死者家属的口袋里获悉一骇人隐情——死者此前还被自己的丈夫蔡勇弄“死”过一次！

2011年9月22日下午5点多，贵州省赫章县六曲河镇，50多岁的吕凤香正做着晚饭，门外突然出现一人让她大吃一惊！她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小女儿汪兴蓉！而吕凤香和丈夫汪钟都以女儿去世已有34天了！

“兴蓉，真的是你吗，你不是死了吗？你爸说，你肯定是被人害死了，他一直在给你写着忌日，今天快到五七了，这下好了，你可回来了！”是夜，女儿向母亲讲了她那次“失踪死亡”的全过程——2011年8月，汪兴蓉时年23岁，蔡勇26岁，两人的儿子4岁。8月20日这天，两人在蔡勇的老家云南省彝良县城的家里发生争执，焦点是汪兴蓉回不回温州工作。汪兴蓉是温州一家鞋厂的车间装配线组长，这次因儿子肖肖突发肺炎，她才和丈夫蔡勇请假回家。眼见儿子病情好转，公司一再催她返

回上班，但蔡勇不同意她离开，说儿子肖肖的肺炎还没完全好，要她在老家再待一段时间。

争论未了，汪兴蓉气恼地提出自己先回温州，而蔡勇听到这话顿时醋意大发，挖苦说：“你急着回去，是为了那个东北高个阿福哥吧！”

汪兴蓉责怪蔡勇想得太多，这个阿福哥是她的同事和顶头上司，平素是个嬉皮士，逢年过节总爱给车间里的每个员工发些好玩的信息，且祝福一个什么节日之后他总还要加句“我爱你”！大家对此也都总是一笑了之，而蔡勇每次看到这样的信息，不是直接把电话打过去痛骂对方一通，就是找汪兴蓉大吵一架。

争吵的第二天一大早，蔡勇叫醒汪兴蓉，说是想去外面走走，汪兴蓉不知丈夫用意，答应了。两人来到距离家两公里外的一处名叫毛坡的山脚下，四处无人。蔡勇指着远方那些个若影若现的山峰，问：“这里风景如何？”汪兴蓉说不错，蔡勇突然冒出怪怪的一句：“如果我爱了谁在这儿好不好？”汪兴蓉感觉不对，忙问他什么意思，蔡勇却不答，继续说，“其实这个地方真的不错，宝贝，来，我们再朝前走

几步看看。”几步后，蔡勇忽然话机一转说，“兴蓉，我再问你一次，温州去还是不去？”汪兴蓉肯定地告诉他说，明天一定赶回温州！

蔡勇发作了，奋力推了一把汪兴蓉。被蔡勇推痛的汪兴蓉火了，她弯腰捡起地上的树枝向蔡勇抽过去。蔡勇被树枝抽得有些疼，从地上捡起一个大石块，举手对着汪兴蓉的头部挥了过去，一声惨叫后，汪兴蓉直挺挺倒在地上，淌了不少血。放下石块，见妻子四肢抽搐，嘴角发紫，两眼紧闭，蔡勇朝四周张望发现没人后，背起汪兴蓉的“尸体”，慢慢朝前面景区的深处走去——他知道那个地方人迹罕至，有大大小小的山洞，平素无人进去，只要把她放进一处山洞里就神不知鬼不觉了！

他选择了一个中型大小的山洞，用力把汪兴蓉身体推了进去，然后用一些石块泥土将洞口遮掩。匆匆下山后，蔡勇对父母说，汪兴蓉买票外出做工去了，儿子肖肖继续留给爷爷和奶奶来照看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汪兴蓉竟然苏醒过来！在发现自己周围黑漆漆一片后，她拼命叫唤着丈夫的名字，却无人应答，睁开眼睛细瞧一阵后，她摸摸四周感觉是冰冷的岩石，这才知道自己身处山洞，她被丈夫“埋”了。

汪兴蓉摸黑走出大山，先来到当地一村落的卫生所进行包扎伤口，卫生所医生询问伤情时，出于保护家人的心理，她对医生轻描淡写地说，是她自己在风景点游玩时给摔的。

死而复生后，汪兴蓉不敢回婆家，而是回到自己位于贵州的老家，先是在城里的几个同学与朋友的家住着。此间，她对自己被丈夫埋入山洞之事只字未提，直到34天后她自认为伤好得差不多，这才突然回到自己的家。

听完女儿的讲述，吕凤香坚持要报警，并不顾女儿的阻拦去了当地派出所。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汪兴蓉再也找不到那个埋藏自己的山洞。因证据不足，又加上汪兴蓉陈述，丈夫对自己没造成身体很大损伤，后果也不严重，警方放弃了对蔡勇的刑事追究。

再说蔡勇。他以为妻子必死无疑，从山上回家后，他根本不敢面对父母和

儿子，一天后就选择了匆匆离家。他不敢去温州，而来到宁波在一家品牌服饰公司做主管的表哥处。2011年9月3日，蔡勇因偷窃手机被警方实施刑事拘留，11月30日被判处拘役6个月。2012年5月17日获释后，当他充电打开那部被警察“保管”了半年的手机，跳出的多个信息中，其中有一条吓住了他，信息是表哥发来的：“弟，这些日子你去哪了，电话也打不通，出啥事了？我听老家人说，弟妹的妈妈和姐姐在找你，她们说弟妹好像受伤，有时间要回去看看自己的老婆哈！看到信息给我回电话或直接给她们回电话！”发信息的时间是2012年2月6日。

蔡勇心惊肉跳起来！不过，也带着惊喜——也就是说，汪兴蓉只是受了伤，居然没死！斗争了一天一夜，他找了个公用电话，拨响了汪兴蓉手机。

电话通了，蔡勇带着哭腔说：“对不起，兴蓉，是我！”电话那头没有应答，传来的却是汪兴蓉的阵阵啜泣声。未了，只听到汪兴蓉边哭边说：“你在哪啊，我没死，那天你玩笑开大了，我要是死了肖肖怎么办？他可是没妈了，你也没老婆了……”

### 当爱情染上促狭绝症

久别“重逢”，让汪兴蓉忘却了对蔡勇的所有恨意，连见面都不用，她就在电话里和蔡勇化干戈为玉帛，并还想马上就见到丈夫。汪兴蓉提出重回温州做事，并让蔡勇过来相聚。蔡勇答应了。

2013年1月3日，夫妻俩在出租屋终于相见，蔡勇低着头有些难为情，但汪兴蓉带着笑意接受了他，并拿出比以往更加温柔的姿态迎接了他。蔡勇又一次感受到了汪兴蓉的好，甚至还哭了，说真的不该那样对待她，并当着她的面发誓，他们以后一定要好好活下去，再也不争吵了，好好赚钱，把儿子养好带大，让妻子从此过上好日子。

可是，好景不长。夫妻俩相聚才区区7天时间，刚找到工作的蔡勇就再度怀疑妻子出轨，而用啤酒瓶将王兴蓉无辜的同事蔡超给砸伤！

显而易见，汪兴蓉是死于丈夫的心胸狭隘，他怀疑妻子的一切，可是，面对这种天生多疑性格的男人，汪兴蓉为何选择他作为自己的爱情归宿呢？

记者深入采访时，才知道属于他们的特殊爱情来路，也令人一片唏嘘——

2008年，20岁的汪兴蓉从老家来到云南彝良县蔡勇的老家，在一家公司上班。有次加班晚回出租房时，她在路上遭遇3名劫匪，幸好下夜班的蔡勇从不远处路过，他当时是附近小区的保安队长。为了救她，蔡勇的腹部背部被捅4刀，在医院躺了3个多月。出自感激，汪兴蓉每天前往医院悉心照料他，两人产生感情。2009年春节，两人幸福结合，一年后汪兴蓉生下一子，取名肖肖，由蔡勇爸妈抚养。

汪兴蓉为人和善，性格开朗，朋友多，但蔡勇天性多疑内心。他始终觉得漂亮的妻子不安全，为此经常查她的岗。此后，两人经常为此发生争吵，汪兴蓉的一些闺蜜多次劝说她离开这样小肚鸡肠的男人，免得一辈子受罪，但汪兴蓉感念他当年的挺身相救。为了远离是非，争取夫妻和谐，她还主动提出带着蔡勇外出打工。两人来到温州，可是，纵然是他乡异地，蔡勇同样时时怀疑妻子在“红杏出墙”，夫妇俩继续时交恶！

汪兴蓉的姐姐汪晓华对记者说，妹妹第一次死里逃生后，她和家人都劝说汪兴蓉与蔡勇立即分开，但是，汪兴蓉骨子里还是爱着蔡勇，且她也确实舍不得离开儿子，因为一旦分开，重病的蔡勇一定会要走儿子，而让儿子早早地失去母爱，汪兴蓉于心不忍！思来想去，她执意选择要和蔡勇重归于好……

根据蔡勇交代，他们夫妻相聚的7天时间里，起始温情的几天很快演变成了疾风暴雨式的拳打脚踢，但他不知汪兴蓉为何没选择离开。

2013年3月20日，蔡勇被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刑事拘留。2014年3月，温州中级人民法院对犯故意杀人罪的蔡勇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赔偿死者家属22万元。2015年1月，此案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，维持了中院判决。

汪兴蓉之死，令人难以释怀！当爱情遇上“促狭”绝症，唯一拯救的妙方，是自我解脱，而不是身置危殆，得过且过。善良是女人与生俱来的传统美德，但绝不是人生从此一路安顺的保证。